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輟耕録卷十四

元 陶宗儀 撰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

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呰呰皆㥚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刲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駡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叚狗彘棄不食賊怒絶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来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屛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

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
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轆之分惟知盡死
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
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
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
平章圖卜戩布哈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
策圖卜戩布哈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

初二日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額森特穆爾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鮮散十九日圖卜戩布哈博囉特穆爾皆遯去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廪賑民收名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圖卜戳布哈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冦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圖卜戳布哈從北門遯去日中勢益熾分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絶聲遂殺之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抵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過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巴延字伯敬濵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勢熾張州民羣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

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王無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

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
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
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
我不可害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
其執達嚕噶齊額森都喇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
同起兵拒我額森都喇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
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為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

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耶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絶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

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為國家臣子而爾忍偽耶既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耶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為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濵州人蚤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

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温員外裕呼諾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吴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頫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卣等怪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脅之受偽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為動容其駡如初魋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兹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恥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于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轄王州尹巴延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為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廢黜夢正之分顯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于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光赫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敎為何如是亦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兹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扄右割荆門歴下華亭奚集

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碩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

宋黄睿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眞逸者豈其别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决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

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録謂得

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
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
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
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
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
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

習隷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隷相參瘞鶴文有楷隷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向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邰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

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侯弩舟過揚子
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
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
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
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
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氷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

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内矣翦一作試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内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惟君子為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鬭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鬭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敎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終吉彖曰恕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已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象曰强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

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進未銳義无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无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蝜蝂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蝜蝂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録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録又謂之堆垛死屍

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令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曰房中者情

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

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蒙古又謂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謡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

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栁子厚下殤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為姬敬宗名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録呼白
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謡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
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宫後坐譴歸故里
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掾李希烈破汴
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成翔客喜
擘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賔客集泰娘本
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妊娘

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鸎鸎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
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録
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
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
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欵狎續齊諧記齊穎
寓山陰夜見前窐妾萬文娘墨莊漫録李后主令宮
嬪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令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宫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宫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令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巽已午之交也令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宫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説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

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

貢獻以賜國公阿爾尼格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後刳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作竫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睹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間張蜕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輟耕錄卷十四

輟耕錄卷十五

元 陶宗儀 撰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一十卷於每卷末篆

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葢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時有皴皵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葢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

上隱然爲銀鋌據痕以愚人但損剥非復拓本之遒
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内府續所收書令刻石
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歴代真跡刻石
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
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
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
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

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内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

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于此且逐卷逐叚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内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别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别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師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置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

帖而字行頗髙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歳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别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寳月古法帖十卷寳月慧

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辯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

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穠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

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匕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匕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幽囿

太師丞相托克托之死蓋副樞哈瑪爾與其弟蘓蘓幷詹事

僧格實哩等擠陷之也哈瑪爾輩得侍上帷幄而僧格在東宮為近侍故哈瑪爾黨僧格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又虞僧格來其權不顓奏除宣政使而以弟蘇蘇為御史大夫僧格殊失望未幾哈瑪爾得罪杖死藕藕亦仰藥死初僧格有侍從人亦曰僧格實哩服勞執事得僧格意僧格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卧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

隍廟轉發嶽祠祠吏曰来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内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圄見哈瑪爾兄弟㭰髮關械顧僧格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来約往院使家僧格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

遽至此乎語未畢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煑豆帖

黄山谷煑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来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煑黑豆法碓豆一升挼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

煑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

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緑珠燕子

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眞絶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娼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没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閤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歳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王巧兒京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訥古伯經歷甞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

妾鼠竊狗偷妾决不為此態訥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毁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

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恭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遥樂永遂逍遥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崑山娼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為守時娼暴亡適道川来訪因命作下火文云

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其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云

賀人妾得子啟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詠婢詎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弔四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為湖廣憲僉兼善台哈布哈字也時為台州路達嚕噶齊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亾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暨袁彦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胡烈女

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其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鼉獄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鼉登廳前兩目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鼉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鼉能雪寃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

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氷碾
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汙偎人强剔龍涎香斷
撥火輕翻學撫瑶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
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
玉曾教柳傳看筭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
偏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脣皓齒閒風流
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一曰洛浦淩波為誰微步
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

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欵撚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衮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没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近郤清溪亨貞詞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鬬彎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望遥山拂翠宫簾暮捲新月横鈎掃黛嫣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斂多無力

翻做嬌羞塡來不滿横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啟背人偷斂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
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
風流一曰漆點塡眶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踈星烱烱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曹騰並
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窓意將成
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捼挱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窓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鬬弄幾

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鮫綃搵透别淚雙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来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里豪薛得昭所呑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

之一夕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於兵薛氏室屋財産悉空貧無為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强覇之用心皆可為後人鑒也

隱趣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

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来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絶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塲者但見衮衮馬

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静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澒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日書三萬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

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叚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剌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能改齋漫録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鮮佩人湘山野録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布琳濟達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

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汙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墜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𥥛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閽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吴江分湖

里煆工一柳樹樁以安鐵碪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

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来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錢唐懐古詞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懐古嘗作一詞云静中看記昔日湖山隠隠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

初卷朝班禁庭空王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盖鴨頭綠調也

人命至重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隷来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

原書葉次誤就

即上馬顛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隷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嚕噶齊袞都羅丹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

除時有故吏某往臨江貼補介衮都羅丹尺牘見總管穆巴喇即日録用就遣某持俸鈔五十定餽之時衮都羅丹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某竟匿其鈔後穆巴喇數得書而謝不及疑焉因使問之衮都羅丹知為某匿即具書請失謝之罪某聞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衮都羅丹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某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庫庫岱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巴特瑪多爾濟説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塔納環子獻於太師巴延此物蓋巴延所屬意者巴延喜問所欲遂白前事巴延特為奏聞奉旨命巴特瑪多爾濟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為尼巴延怒以為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鞫問諸官奉命惟謹鍛

鍊備極慘酷時國公庫哩濟蘓於鞫問官中獨秉權力持正府都事特穆爾布哈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巴延之前宛曲觧釋其事遂已特穆爾布哈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

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涪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詑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刦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産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

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科則通兼言

輟耕録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録卷十六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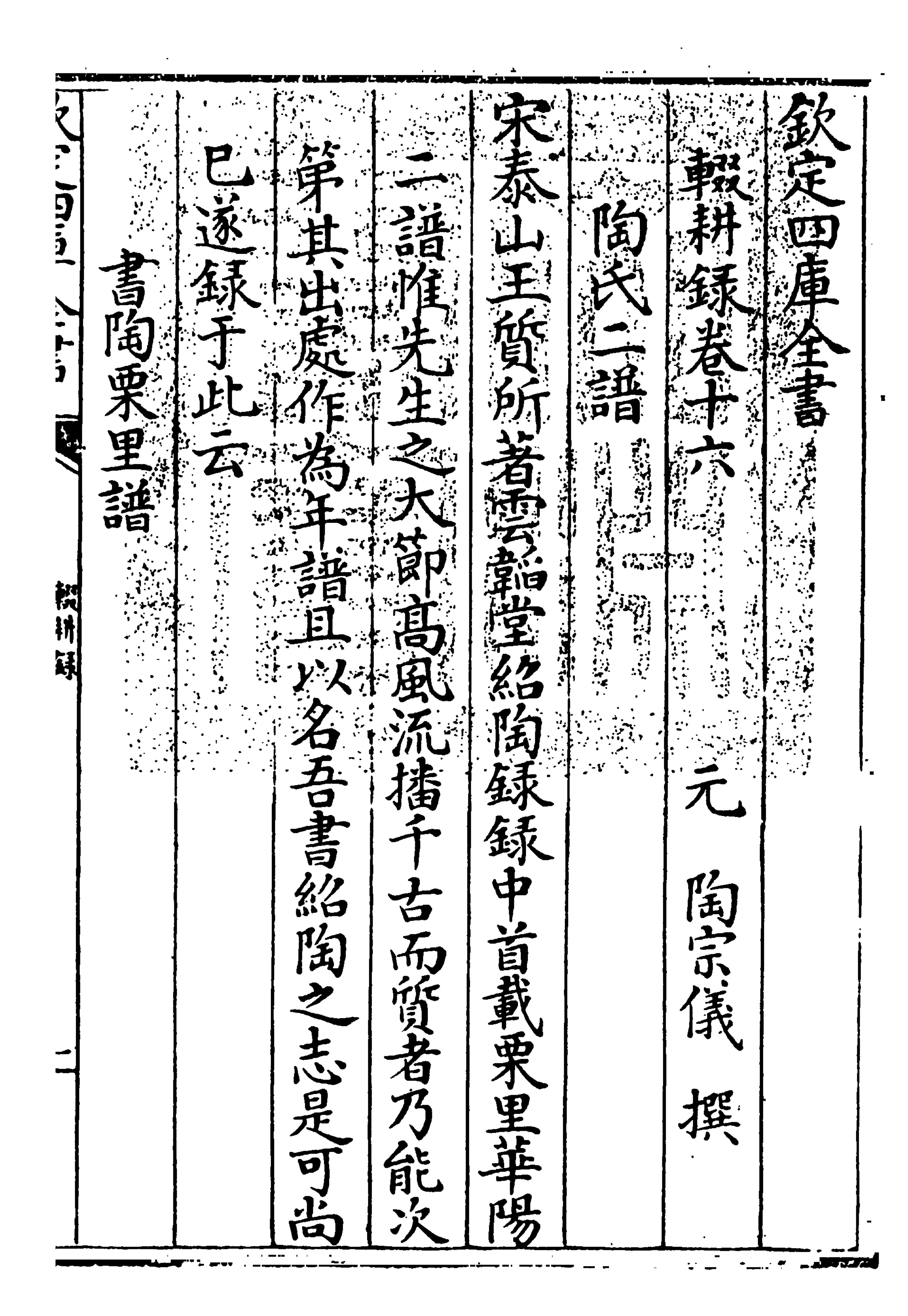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録卷十六　　元　陶宗儀　撰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録録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録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辟而靈運為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右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慍喜
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
盖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
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
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紫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觧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叅
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叅軍經
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顔又云久游
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
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来苟冥會宛轡憩
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日方

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遥遥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

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僶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

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

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

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来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来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

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絶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閒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為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僶俛六九年名為著作佐郎

不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閒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名至都為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顧還渚中從我潁水濵江城尚不欲周往奚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觧饑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穟養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逯至是及秋初自

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泠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

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歳宋

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

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

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

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

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

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處百齡之内居一世之中倐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禄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焰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罏爇香来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禀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籤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寖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

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録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名本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静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勢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

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輙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亦緣勢使然此語甚眞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勢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爲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

出所謂徧歴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名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静陸以傳孫許翻二景歌東陽童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

居其中賔客至其下與物遂絶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辦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

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巳巳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寖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忘救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諜兵法其間餘事推巳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

當是早為豈挂晩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

篤問訊弗絶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

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李直亦

不肯事梁武帝嘗嘆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

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之青林及来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闡以本草用蟲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闡自青城来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録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莱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請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来叅黄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别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絶於人境報盡還来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五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亥乃承唐世將賔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名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

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
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
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
宗名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
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
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名貞觀丁亥方二十
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
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没其為後身何疑

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懐朔鎮功曹吏至是簒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頋豈虛設㓨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含生趣生至確可信識者更推之

藥譜

清異録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麽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荈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説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録之

苾蒭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荅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

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牽牛） 昌明童子（川烏頭）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白扁豆） 金丸使者（椒）

醎毒仙（預知子） 貴老（陳皮） 遠秀卿（沉香）

化米先生（神麴） 九日三官（吴茱萸） [illegible]容（硫黄）

三閭小玉（白芷） 中黄節士（麻黄） 時美中（蒔蘿）

導河掾（木猪苓） 嗽神（五味子） 削堅中尉（三稜）

曲方氏 防風　白大壽 吴朮　洞庭奴隸 枳殼

黃英古 檀香　綠劍眞人 菖蒲　魏去疾 阿魏

禹孫 澤瀉　橐籥尊師 仙靈脾

風稜御史 史君子　雪如來 白芨　風味團頭 縮砂

赦肺侯 款冬花　骨鯁元君 萆薢　苦督郵 黃芩

調膴叅軍 酸棗仁　黑司命 茯苓　知微老 白薇

太清尊者 朴硝　既濟公 升麻

冷翠金剛 石楠葉　脫核嬰兒 桃仁　澀翁 訶棃勒

抱靈居士香附子　隨湯給事中甘遂

斜枝大士草龍膽　野丈白頭翁

建陽八座蛇牀子　玄房仲長統皁莢

蒺生藥王覆盆子　仁棗川練子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香　隱上座郁李仁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牙硝　畢和尚蓽澄茄

金山力士自然銅　廝男甘松　冰喉尉薄荷

草東牀大腹皮　腎曹都護葫蘆巴　壽祖威靈仙

玲瓏霍去病 藿香 千眼油 雞人

延年卷雪 桑白皮 水銀腊 輕粉 黃香影子 梔子

六停劑 五味子 顯明杷 阿膠

出樣珊瑚 木通 中央粉 蒲黃 瘡帚 何首烏

支解香 丁皮 洗瘴丹 檳郎 海腊 麒麟竭

水磨橄欖 金鈴子 無名印 地榆 無憂扇 枇杷葉

鬼木串 槐角 黑殺星 夜明砂 續命筒 乾漆

蠻龍舌血 沒藥 清涼種 香薷 羽化魁 五加皮

度尼錢連翹　聖龍鬆瞿麦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玉黄爪馬兠鈴
偷蜜珊瑚甘草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聖脯乾薑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五靈脂
靜風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陽子兎絲子
山層黄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淳于蜜陀僧　刖骨香青皮
痰宫劈歷半夏　玉虚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薑
綬帶米麥芽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頭
草兵巴豆　巢煙九肋烏梅　百子堂草果子
雞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薺苨
不死麪茯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烏藥
陸續九蔓荊子　地白瓜蔞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黃連　新羅白肉白附子　瘦香嬌丁香

破關符蓬莪朮　玉絲皮杜仲　血櫃牡丹皮

川元蠹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藥綿黄耆

英華庫益智　通天柱杖牛膝　赤天佩薑黄

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鬚石斛　飛天歰旋覆花

安神隊杖麥門冬　鄆芝天麻　錦繡根芍藥

草魚目薏苡　茅君寶篋蒼朮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柏子仁　蘆頭豹子柴胡　丑寶牛黄

肚裏屏風艾　九畹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 木香　旱水晶 硼砂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羌活　死水 白僵蠶

一寸樓臺 蜂窠　三尺籙 枸杞　無情手 硇砂

扶莘團 麝香　綠鬚薑 細辛　笑靨金 菊花

走根梅 乾葛　八月珠 茴香　銀條德星 山藥

埋光烏藥 良薑　槵聖 蓽撥　破軍殺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蚘 鬱金　線子檀 茅香

良醫七首 葶藶　産家大器 秦艽　滴金卵 延胡索

鬼丹盧會　宜州樣子白豆蔻　瓦壠斑貝母

孝梗知母　萬金茸紫苑　秦尖蒺藜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鸞白歛

保生叢藁本　狨奴狗脊　蒜腦諸百合

脩身弩芫花　帝膏蘇合香　玉靈片石膏

世系

宋馬永卿嬾真子録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冑綿遠可

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

侯運當攀龍撫劒風邁顯茲武功叅誓山河啓土開
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
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叅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
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丕相允廸前從渾
渾長源鬱鬱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
同隆窊此盖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
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羣川衆流以

喻支泒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輟耕録卷十六

輟耕録卷十七

元 陶宗儀 撰

古銅器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黄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説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黄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黄蠟塗匀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緑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黄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麒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雌鳧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鸎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

草篆帶若蚪之勢結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鐘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

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

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馬洗鷺耳壺之類是也如

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鐘之類是也

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中曰鎛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之豉

切酒觴也角類彝而無柱栝敦簠其形方簋類鼎而矮蓋有四足豆獻牛偃切無

底甑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笋觚鬲形製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鍑才宥切玉篇云

似釜而大其實盂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類小甑而有環也似鼎而有蓋有觜有執攣其類有四曰圓奩於含切覆蓋也似洗様甂蒲後切曰匾曰方曰温而腰大有足有提攣類壺而矮鋪類豆鋪陳罍類盤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代薦獻之義釜如風窓下設盤以盛之匜支切沃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杅磬錞鐸征類鐘盥器篇云小盆也而矮鐃戚鐓飾物柄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蛇硯滴或云闌楯間物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

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
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别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
歲月寖久其色微黄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
極薄為真此盖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
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
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
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録集古鐘鼎彛器辨云夏
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

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甞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髪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緑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緑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

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緑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煑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

紀功所謂銘書鐘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隷書三國隷書晉宋以来用楷書唐用楷隷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已来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葢陰識難鑄陽識易為决非三代物也欵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

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葢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葢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

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調細碙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

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質欵紋顔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録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欵識法帖及重廣鐘鼎韻七巻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録黄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叅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顔師古注曰衛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

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七十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

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来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為母説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来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

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

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博囉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巳丑歳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塡王造始之歳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録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絶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塡之

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令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

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氈褥錦

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王郎中宥所虜

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

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中分信音一絶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鶺鴒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謂晉唐閒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自古亦

有之矣

丫頭

吴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来綽約向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傪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駈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駈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

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
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
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
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槀說
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
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
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

所據

愠羝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天子爭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茍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

授行省平章陞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
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
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名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
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
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為
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
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病
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

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略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其何獨求免耶既而繳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況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

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夫

孀妗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孀妗二字孀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黃金縷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

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黄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凉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録云劉次莊樂府觧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葢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

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内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藴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令樂府

一闋譏警焉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
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
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鉤
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積
儹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要孩兒　安貧
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兎只與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裀鼎恣逞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

春已凋颼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紹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已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唤甚半州忍饑寒攢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顧得無支有管少出多收 八 虧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掊那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驕王凱一

任敎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錙銖捨命尋爭鬭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瞅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元亮豹子浮邱 六 恨不得楊子江變作酒棗穰金積到斗為幾文贜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結下寃讐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貶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官死囚限纏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只為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窓槅每都颩颩的飛椅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塵垢山魈木客相呼喚寡宿孤辰厮趂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

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

弔脊筋鉤兒淺淺鉤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

悠悠　尾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僰任他日炙風吹

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其而作然亦可以

爲世勸

花蕊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翾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聨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陜右道出於蒲

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頋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為

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廛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舉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睢碩人姿德兼備君子

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文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鵷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葢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

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雝）見而愛之就為録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兹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黨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豔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之私

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

三即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徵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録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

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楊子江接連
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
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
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
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
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
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
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

行省則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輟耕録卷十七